

廢皇與戲迷皇后

張或弛

上頁的兩幀木偶圖照

三度為皇，三度黜廢的溥儀，上圖為偽滿洲國「成立」十週年時，由溥儀親下「聖旨」，當眾交給偽滿「總理」張景惠。下圖：溥儀訪問東京，與日本天皇裕仁共乘馬車，校閱著名的近衛師團，亦即甲午戰後，日軍攻佔台灣的一支主力部隊。

馮玉祥故宮裡放槍

民國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直奉二次大戰在山海關關裏關外打得正酣，「老兵油子」、「基督將軍」，直軍第三軍總司令馮玉祥突然來個窩裏反，他倒曹錕、吳佩孚的戈，改以後軍為前軍，自熱河前線回師反撲北平，於是奉勝而直敗，曹錕見囚，吳佩孚乘桴游于海，段祺瑞東山再起，出為臨時執政。這一齣北洋軍閥活劇，對於大圈圈裏的小圈圈，北京紫禁城裏的遜位皇帝溥儀，影響偏是最重大的，因為馮玉祥存心要在故宮放槍，大撈一票，十一月五日，他便派鹿鍾麟帶了二十名手槍隊，外加上一名警察總監張壁，給溥儀和宮裏上下人等，來上了一次「掃地出門」。

溥儀和他的末代皇后婉容自故宮被逐，故宮立遭洗劫。這同為十九歲的小倆口兒，帶同皇妃文靜，齊同逃到了他生身父親的家裏，醇親王府。然後，他們設計脫離北京，先住進德國醫院，再悄

悄兒的出奔到日本公使館，獲得日本公使館的政治庇護，將近半年後，十四年二月二十三日，溥儀他們想搬到天津日本租界上去住，這原是出自日本駐華公使芳澤謙吉的暗示，於是，那一天的傍晚七點，溥儀向芳澤告辭，拍了張臨別紀念的照片，他身穿西服，頭戴獵帽，以赴英國公使館舞會為名，自公使館的後門開溜，走路到北京火車站，上了一輛三等兵車，就此逃到天津日租界去了。

到了天津，住了些時旅館，再遷居舊日租界張園，自此一住六年。

溥儀離開北京的第三天，二月二十六日，日本人辦的『順天時報』上便出現了如下一則日本公使館的聲明：

本公使館滯在中之前清宣統皇帝，於二十三日夜，突然向天津出發，本館即於二十四日午後，將此事通知段執政及外交總長，備作參考。原宣統皇帝懷有離京之意，早為執政之政府所熟知，而無何等干涉之意，又

為本館所了解，但豫想迄實行之日，當尚有多少時日，不意今竟急遽離開北京，想因昨今一二新聞，頻載不穩之記事，致促其行云。

在天津前後六年，溥儀先住舊日本租界張園，後來搬到舊日本租界靜園。張園是武昌起義前滿清第八鎮統制張彪的產業，是北方一座有名的住宅，因為這座房子不僅給「宣統皇帝」住了好幾年，而且在此以前，國父孫中山先生北上經過天津時，亦曾在張園下榻，並且是在這兒病倒的。後來溥儀又搬到靜園去，這座靜園的主人則是五四運動時挨揍的幣制局總裁陸宗輿。

張園每年租金五萬兩，房租很可觀，但這所房子並不太好，一下大雨房子裏就積水。

溥儀從北京到天津時，只帶了隨身使喚的三個傭人，搬進張園後，他的「皇后」婉容，「皇妃」文靜，以及廚子、司機、僕人，還有會武術的護軍，計有三四十人，在日本警察護送下，由北京搬到天津來。

在天津時期，溥儀覺得比起在紫禁城裏自由多了，因為在紫禁城裏他仍然是個皇帝，皇帝的行動是受限制的，甚至連坐車上街都沒自由。到天津後就活動得多，皇帝的威嚴仍然存在，平民的自由也可以享受，住的雖然不是雕樑畫棟，可是這個行在有抽水馬桶和暖氣設備，北京的愛新覺羅宗族也輪流到行在來值班，張園內依然使用宣統年號，不過內務府大臣却只剩下了榮源一個人。至於漢人方面，鄭孝胥、胡嗣瑗、楊鍾羲、溫肅、景方昶、蕭丙炎、陳曾壽、萬繩栻、劉顯業等「近臣」，都是溥儀到天津後任為顧問相率召來的。不久，張園便正式組織小朝廷；總務處鄭孝胥、胡嗣瑗，庶務處修濟熙，收支處景方昶，交際處劉顯業。其後陳寶琛、羅振玉等也到了天津被任為顧問。這兩個人來後頗得溥儀信任，與鄭孝胥三人立即成為每日必見的「近臣」，而其他的顧問雖然每天上午都要來一次，但未必都能獲得召見。

於是，張園內居然又有了「小朝廷」的氣象。這兒設置了一個「清室辦事處」，專給王公大臣議事。在北京的宗族則輪流到天津張園來替溥儀值班，逢年過節依然要來排班叩頭，溥儀仍然自稱為「清朝第十代皇帝」，在屋內張貼「皇帝的「聖諭」，用「宣統十×年」的年號。滿清遺老們對於溥儀移居天津，稱為「天子蒙塵」，稱張園為「行宮」。日本在天津的人士見了溥儀，也都尊稱他為「皇帝陛下」。

溥儀在張園關起門來當「皇帝」，有皇帝的架勢而沒有皇帝那末不自由，所以說在天津這一個時期應該是溥儀最輕鬆自在的時期了。可是也有倒胃口的地方；有一天他偶爾在張園住宅的陽臺上晒太阳，給隣居的一羣孩子們看到，他們拍着手繞着圈子齊聲鼓譟着說：「倒霉皇帝，倒霉皇帝，真是個倒霉蛋！」這種辱罵直讓溥儀氣得在屋子裏大發雷霆！

皇后皇妃大買特買

張園的經濟情況，和北京的紫禁城比起來，自然要相差多了，不過溥儀還擁有一批可觀的財產，這筆財產一部份是自北京宮裏弄出來的那些財物，換了錢以後，一部份存在外國銀行裏生息，另一部份則變為房屋，按月收租金。此外在關內外還有大量的土地，數字更為驚人。光是直隸省一省的皇產，八旗的還不算在內，即達十二萬畝之多。為了處理這些土地的租賃與出售，民國政府直隸督辦和清室還專設了一個「皇產管理處」，共同管理和處置，每賣一塊地便對等分錢，這也是一項收入。還有溥儀和他兄弟溥傑計劃到外國留學預備作學費之用，曾費了半年多工夫運出宮外的那一批珍貴字畫古籍，也都在手裏。所以流亡皇帝的經濟狀況，似乎還能應付得過去。

祇是溥儀到天津之後，京、奉、津等地還有許多地方仍須繼續支付月費，為此，設立了「留京辦事處」、「陵廟承辦事務處」、「駐遼寧辦事處」、「宗人府」、「私產管理處」（與民國政府合組的），「東陵守護大臣」和「西陵守護大臣」等機構來分別加以管理，有這些機構，開支當然很可觀，僅北京和東西兩陵這幾處的固定

月費、薪俸、飲食等費，每月就須開支一萬五千八百三十七元八角四分（按當時銀元計）。計敬懿、榮惠兩太妃八、〇〇〇、〇〇元，太廟首領太監等錢糧一九、四四元，東西陵守護大臣二〇〇、〇〇元，太妃邸內管領值班飯食八〇、〇〇元，留京辦事處長官及留用司員薪水一、九三二、〇〇元，醇親王二、八〇〇、〇〇元，東陵奉祀九六〇、〇〇元，醇賢親王園寢祭品每季二六六、四〇元，太妃邸內護軍值班飯食三二、〇〇元，宗人府辦公經費五〇〇、〇〇元。壽皇殿總管太監飯食七二、〇〇元，西陵奉祀八三二、〇〇元，園寢翼領官兵口份一四四、〇〇元，共計一五、八三七、八四元。至於天津張園一處的每月平均開支亦需萬餘元，計員工薪資約為四、〇〇〇、〇〇元，婉容皇后和文繡妃月銀一、八〇〇、〇〇元，房租二〇〇、〇〇元，其他每月的固定開支，根據「駐津辦事處」司房寫的一份「謹將各項用項繕呈御覽」的表格所列，共須開支六千三百多元。而大宗的開支即收買和運動軍閥的錢，尚不計算在內。每月平均開支中的購買一項，約等於全月其他開支的三分之二，尚未包括汽車、鑽石之類的項目。在天津這段時期的購買用品的開支比在北京時大得多，而且月月增加，像鋼琴、鐘錶、收音機、西裝、皮鞋、眼鏡、買了又買，不厭其多。婉容皇后本是天津的一位大小姐，花錢買廢物的門道比皇帝更多。皇后買了什麼，另一位「貴妃」文繡也一定要，如果給文繡買了甚麼，婉容更是非買不可，而且花的錢更多，好像不如此便不足以顯示皇后的身份，文繡看她買

了，自然又咕咕着要買，這種競賽式的買法，買到連皇帝也感到有些吃不消，弄到後來只好規定她們的月費定額，起初婉容是一千，文繡是八百，後來減到三百和二百。至於溥儀自己仍是沒有限制。由於這種昏天黑地的揮霍，張園又出現了紫禁城時代的窘狀，有時竟弄得過不了節，付不出房租，連近臣和「顧問」們的俸銀都開支不出來了。

溥儀花了無數的錢，買了無數沒有用的東西，也同時買了一個比莊士頓給他的更強烈的一種觀念：那就是外國人的東西一切都是好的，而對照之下，他却覺得在中國，除了帝制之外，甚麼都不行。

他常和「皇后」或「淑妃」以及弟妹、父親、岳父等到外國飯店大吃大喝，中國飯店只去過一次，是他父親「醇親王」載灃請他去「福祿林飯店」。有一天溥儀去德國人開的起士林餐廳吃點心，隔壁突然來了一大堆中國人，他叫隨從向侍者打聽，原來這些人正是「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工作人員，這一下可把故宮的故主吓了一大跳，點心也沒吃完便匆匆付賬，出門登車回家了。

溥儀住在天津，他的父親醇親王載灃仍然留住北京，因此他身邊便都是些遺老，這些遺老可分為三大派系：第一派是以陳寶琛、朱益藩、胡嗣瑗、景方昶等為核心，是屬於保守派，他們認為溥儀的出處不可輕舉妄動，要等待時機，靜觀變化；第二派是以鄭孝胥、鄭垂父子為核心，可稱為積極派，他們一心一意計劃復辟，主張爭取主動，把握時機，尋求國際支持，策劃復辟；第三派是「獨行盜」羅振玉，他不與前二派結合，而

主張一面倒的傾向日本，依賴日本的力量實現復辟計劃。由於溥儀被趕出紫禁城後，實際是因國際支持才有到天津來做寓公的機會，所以自然而然的使鄭孝胥和羅振玉的主張受到重視和鼓勵。

鄭羅兩人都是極有政治野心的人，那個時代意大利崛起了一個新的領袖人物，就是後來臭名狼籍的墨索里尼，在那期間墨索里尼叱咤風雲，鄭孝胥也是最敬佩他的，常以中國的墨索里尼自居，至於羅振玉則和日本關係很密切，他不僅和日本駐華公使館有勾結，也和日本在中國的駐屯軍有極深關係。他是一直主張溥儀去日本留學。

由於陳寶琛是溥儀的啟蒙老師，十多年來一直在溥儀身邊，因此他最有影響力，但因為他和胡嗣瑗這一派過於持重，不符合在天津時代溥儀的心理趨向，因此溥儀在政治立場上則比較接近鄭孝胥。鄭孝胥是陳寶琛推薦給溥儀的，所以陳對鄭私人感情還不壞，可是對鄭的狂妄自大却頗不以為然。他時常指斥鄭的話大而無當，且譏諷的說：「鄭蘇齋倒不如叫做鄭疏齋（疏狂無用之意）更適當些。」胡嗣瑗則是一個又偏激又固執的書呆子，他和鄭家父子勢同水火，鬧得公開吵架和互相宣揚穢史。羅振玉則既和陳寶琛、胡嗣瑗搞不攏，也和鄭孝胥父子芥蒂甚深，溥儀對他本來不錯，但聽了不少有關他的閑話，因此漸漸對他疏遠，他終於在陳、鄭兩派的排擠和傾軋下悄然離開天津，前往旅順。不過溥儀倒很念舊情，還時常匯錢接濟他。

這三派遺老分別包圍着溥儀，彼此則勾心鬥角，互相攻訐。由於鄭孝胥有他一套唾沫四濺的

復辟計劃，因此在不知不覺中，溥儀便倒向鄭家父子這一派。

行使仗義懷槍撲空

在天津作寓公的廢皇帝，雖有許多不開心的事情，可是有皇帝的架勢，有皇帝的享受，還有普通老百姓的自由，雖然這種自由是有限度的，譬如說去看梅蘭芳的京戲就會被勸阻，可是比起他在紫禁城時代，已經是不可同日而語了。對溥儀來說，他童年時代深居宮中，他頑皮，他胡來，但只是在宮裏，現在他長成人了，他不會像童年時代那末洶氣，不過他究竟是個人，他自然會追求自我消遣的方法。童年時代的溥儀有很多惡作劇，只是有一件事他沒有嘗試，便是玩「槍」。由於槍是危險的武器，在宮中的時候「皇帝」是不可玩弄的。到天津後他有時學打獵，但次數很少，原因也是避免讓他使用武器。至於手槍，他自己沒有，可是他常常把跟隨侍從人員的槍枝借來玩，因為不容易有玩槍的機會，他對於「槍」就有了好奇心和喜愛。從小說書上使溥儀嚮往於古俠士和西方騎士英勇行為，他時常幻想自己穿了俠士的衣服，騎着駿馬在田野裏馳騁，最後去拯救一個臨危的君子或是美人，這種幻想越來越強烈，終於有一天見諸於行動了。

這是在他和文繡離婚後不久，有一天報紙上登載一段消息說：在南開大學附近有強盜出現，曾經有一個女學生被強盜剝光了衣服施以強暴，而且搶劫了她的飾物，女學生受辱後便上吊自殺了，警察出動查緝毫無結果。報紙上吵了好多天

，強盜依然出現，這可觸發了「皇帝」的俠義精神，他偷偷的徵求他的侍從人員同意，要他們和他一塊去南開大學獨戰強盜，他認為這種義舉可以證明他是個勇敢的、文武雙全的「皇帝」。

於是，有一天傍晚，他帶了一批荷槍實彈的侍從，分乘三輛汽車，浩浩蕩蕩的殺奔南開大學。在那週圍的幾條馬路上馳騁，在汽車內他覺得自己是何等的英勇，富有正義感，他顧盼自雄。可是這樣轉了好幾個圈子，却始終不見強盜，勇敢的「皇帝」只好敗興而返。

不久，又聽說天津牆子河附近有鬼火出現，他又想去撲滅鬼火，也是荷槍實彈，帶着侍從前往搜索，結果顛簸了幾個小時，却又是一無所見。

這兩次壯舉使「皇帝」覺得自己不僅止勇敢，而且有威風，因為強盜和鬼都不敢出來迎戰，他向他們挑戰，却連敵手都不見！

天津做寓公的溥儀喜歡養熱帶魚，玩石頭子兒，也喜歡在留聲機旁聽音樂唱片，最喜歡的是雄壯的進行曲，多數時間則打網球，和他的弟弟妹妹打，他們的網球教師是國際馳名的網球名手林寶華，有時也打高爾夫球，由日本名手廣瀨指導，其他運動如乒乓球和排球也有興趣，只是打得不多。溥儀還有一個嗜好是喜歡參加跳舞會，不過他自己不跳舞，只是在一旁擺測字攤，據他後來回憶：他最喜歡看張學良跳舞。

有一件事是不倫不類的，那就是他無論穿中裝或是穿西裝，都要在褲腰上掛幾塊漢玉，這完全是迷信，讀者們或許會想到紅樓夢中的賈寶玉

，他身邊也是一定要繫一塊玉，照迷信說法：如果身上掛了，萬一跌倒玉一碎，人則可以不受傷。溥儀對於漢玉的智識非常豐富，乾隆有兩箱漢玉留在清宮中，他都鑑賞過，他還寫過一篇如何鑑別漢玉好壞的文章，大略是：漢玉的好壞要看它的「浸」，浸是指玉和其他物質發生化學變化後的痕跡，譬如說：殉葬的漢玉如和水銀混在一起，這塊玉裏面就透出黑色的「浸」，和朱砂混在一起，則可見紅色的「浸」。溥儀還喜歡戴黑眼鏡，即使是照像的時候，他也要戴上墨晶眼鏡的。

在那期間，鄭孝胥每天給溥儀講通鑑輯覽，有時溥儀還作點舊詩，前後大約有三、四十首，這些詩中一部份是談愛情，一部份是發抒憤慨，反對民國，希望復辟的，都是五言律詩，全部抄在一本本子上，這本子用紅綾上繡金龍做面子，裝有錦盒，一直被珍藏着，後來溥儀為俄軍俘虜後就不知所終了。

溥儀最喜歡唸的是白居易和乾隆的詩，讀古書作詩以外，還看小說，看過林琴南譯的「說部叢書」和「清稗類抄」筆記。

至於其他社交活動，更是頻繁，所有從日本到天津的官吏、議員、財閥和新聞記者，都曾專誠赴張園拜訪溥儀。有一年，一位貴族水野子爵去拜訪溥儀，曾贈送溥儀一柄日本扇子，扇子上寫了兩句詩，詩曰：「天莫空勾踐，時非無范蠡」。這些都是意在言外的暗示。

羅振玉和芳澤謙吉公使，都是主張溥儀到日本留學的，溥儀定居天津後，怎知他却不願留學

了，於是，溥儀便派了他的親弟弟溥傑和內弟潤麒代替他到日本投考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當他們到日本後却不得其門而入，因為進入「士官」的條件，是要有「地方實力者的保送」，他們二人飽嚙了閉門羹之後，倒也不在乎，以遜清貴公子的身份在東京大吃大喝，痛痛快快的玩了幾個月，把帶來的錢化得精光。正在這時，碰到了日本財閥大倉喜八郎，由他出面負責供給這兩位公子哥兒的生活費和學費，並保送進入了東京的學習院。溥儀在他們赴日留學前，曾給溥傑改名為金秉藩，潤麒改名為郭繼英。

看梅蘭芳正臣切諫

關於前面提到溥儀聽京戲惹出是非的經過是這樣的：溥儀的「皇后」婉容是一個「京戲迷」，雖然溥儀和婉容夫婦倆感情並不太好，但溥儀有時候還是要將就她，婉容從小就喜愛京戲，像大多數北京城內有錢的婦女們一樣，不幸她嫁入皇宮，在北京那兩年宮廷生活，她是被剝奪了看戲的權利，到天津後，她私自去看了好幾場京戲。有一次動員了她的姊夫出面邀請「皇帝、皇后」一同去開明戲院看梅蘭芳的名劇「西施」。怎知這一天有一位極保守的遺老胡嗣瑗也在戲院中，被他看到了，大不謂然，第二天便趕到張園，對着溥儀大發議論，他認為以「皇帝」之尊竟雜坐於衆人之中，實在有損天子尊嚴，而請皇上聽戲的人，實在是導致皇上於不義的罪魁禍首，應該嚴加申斥；同時由於「皇帝」有損聖德，完全是「輔弼之臣」有虧職守，所以他要求「引咎告退

。下面是胡嗣瑗自劾求退的奏疏全文：

奏爲微臣積年溺職，致聖德不彰，恐懼自陳，仰懇恩准卽予罷斥事。竊臣粗知廉恥，本乏才能，國變以還，宦情都盡，只以我朝三百年赫赫宗社，功德深入人心，又伏聞皇上天寶聰明，同符聖祖，雖賊臣倖竊政柄，必當有興復之一時，輒謬與諸遺臣密圖大計，丁巳垂成旋敗，良由策劃多歧。十年來事勢日非，臣等不能不尸其咎。而此心耿耿，百折莫回者，所恃我皇上聖不虛生，龍潛成德也。自乘輿出狩，奔向北來，辱荷錄其狂愚，置之密勿，時遭多難，義不敢辭。受專迄今，愆尤山積，或効其才力竭蹶矣，或斥其妒賢嫉能矣，或病其性情偏急矣，或詆其貪廢厚祿矣。經臣再三求退，用恤人言，乃承陛下屢予優容，不允所請。臣卽萬分不肖，具有天良，清夜捫心，能勿感悚？……前者臣以翠華俯臨劇場，外議頗形輕侮，

言之不覺垂涕。曾蒙褒賚有加，奉諭嗣後事無大小，均望隨時規戒，等因，欽此！仰見皇上如天之度，蕚非不遺，宜如何披露腹心，力圖匡扶。而近來商場酒肆又傳不時遊幸，羅振玉且揚言衆中，謂有人親見。上至中原公司理髮，並購求玩具，動費千數百金等語。道路流傳，頗動物聽。論者因謂左右但知容悅，竟無一效忠骨鯁之臣。臣既未能執奏於事前，更不獲弁明於事後，則臣之溺職者又一也。……是臣溺職辜恩，已屬百辭難解，誠如亮言，宜責之以彰其慢者也。若復靦顏不去，伴食浮沉，上何以弼聖功，下何以開賢路？長此因循坐誤，更何以偷息於人間？如鯁在喉彷徨無已，惟有披瀝愚悃，懇恩開去管理駐津辦事處一差，卽行簡用勤奮能知大體人員，尅日接管其事，則宗社幸甚！微臣幸甚！……

去戲院看戲，並且還拿了一件貂皮統子來贈給「胡大夫」以旌表他的直言。胡嗣瑗當然感激得很，並且大爲稱讚溥儀是一位從諫如流的「有道明君」。

溥儀似乎和梅蘭芳沒有緣，第一次聽他的戲送了一只鼻烟壺就送出了是非，第二次上戲院聽他的戲又被「胡大夫」教訓了一頓，所以自此以後，他便失去了聽戲的興趣，而婉容也一直到死都沒有再聽過戲了。

溥儀到中原理髮店理髮和聽京戲都引起了遺老的反對。還有婉容過廿歲整壽生日時，她的父親榮源要請一隊洋樂隊來演奏，以申慶祝，並且熱鬧熱鬧。詎料，又一位遺老丁仁長却聞訊趕了來向皇帝進諫，他說：「洋樂之聲，內有哀音。」「萬不可在「皇后千秋之日」演奏，溥儀迫於無奈，只有「從善如流」，不但停止用洋樂，還賞了丁仁長兩百大洋。至於婉容呢，她是何等的掃興，也就可想而知了。

慈禧與珍妃

章君穀等著 定價拾捌元

慈禧與珍妃之間的恩怨怨，相互影響，是近年來最熱門的話題，兩位近代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人物，曾由章君穀、徐荻芬、康僑、龍寶騏、王成聖諸位作家，搜集宮廷密勿，真實史料，撰寫專文，自在中外雜誌發表後，極獲讀者重視，頃應各界讀者要求，編纂成書，附以珍貴圖照，刊行問世。定價拾捌元，請寄郵票或將書款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立即寄書。